

首部展现警方利用网络安全信息打击高科技犯罪的长篇小说

刘广雄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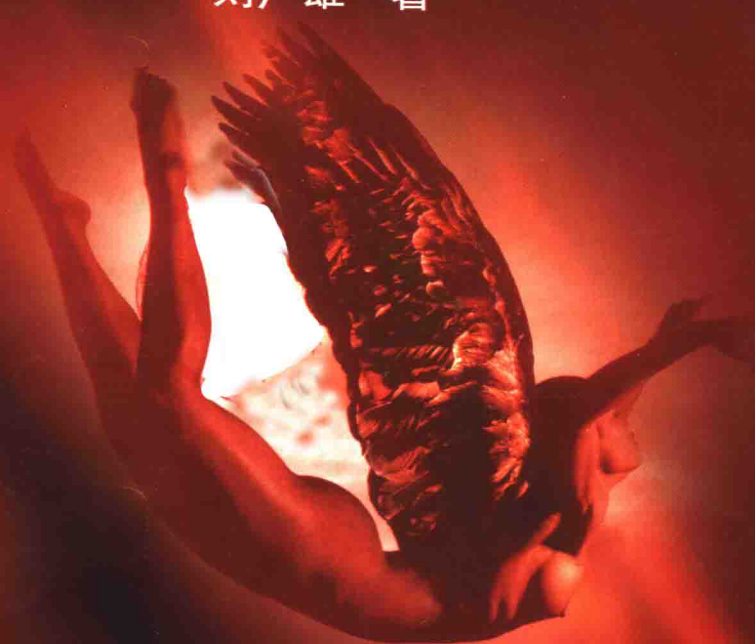
乘夜色飞翔

群众出版社

I247.5 241

乘夜色飞翔

刘广雄 著



群众出版社
200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乘夜色飞翔/刘广雄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1

ISBN 7-5014-3060-8

I. 乘…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0154 号

乘夜色飞翔

著 者:刘广雄

责任编辑:张 西

封面设计:郝大勇

责任印制:连 生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S.com

信 箱:qzs@.qzC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340 千字

印 张:15.875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014-3060-8/I·1288

印 数:0001—5000 册

定 价:26.00 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方晓星看见自己站在一间四壁洁白的浴室里，她确信那是一间浴室，因为她可以看到喷溅到瓷质墙砖上的水珠闪闪发亮，像一只只偷窥的眼睛。仿佛是为了消除自己的幻觉，她伸出一根手指抚弄着那些水珠，她看到水珠像破碎的水银般穿过自己的指缝，奇怪的是，她却无法感觉到水的凉意。

她看到自己慢慢脱光了衣服，这时墙上出现了一面镜子，因为镜面上蒙着一层水雾，她无法看清镜子里自己结实而健康的身体。她的手指轻柔地滑过自己饱满的胸膛，同时感到有些迷惑，不像是即将进行沐浴，更像是接受一次不得不进行的体检，而那些对她进行检查的人，就藏在浴室墙壁的背面，透过那些伪装成水珠的孔洞，表情复杂地注视着她年轻而健康的躯体。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置身于这样一间四壁封闭的浴室里，她只觉得自己是那样的忧伤，伤心得几乎忍不住快要哭出声来。

随后，她看见自己从脚边的一只篮子里捡起了一件宽宽松松的浴袍，那是一条齐膝的布裙，白底上点染着大团大团的红花，像盛开的大花，又像是被人不经意涂抹到白布上的红色颜料。她想：自己究竟是第几个穿上这件浴袍的人呢？他们真



聪明呀，让临刑的人穿上这样的浴袍，流出血来就谁也不会发现了。这样一想，方晓星感到自己的心脏像被一只铁手扼住，憋得她连哭都哭不出声来。

没办法，只能这样了。伤心欲绝的间隙里，方晓星却异常清醒地记起了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她看到浴盆的水已经放满，溢出盆沿的水搅成一个险恶的漩涡，朝她赤裸的脚下涌过来，不怀好意地抚弄着她的脚背。方晓星叹了口气，再次感到心痛如割。她穿着那件浴袍就躺进了浴缸，紧接着她就看到了搁在浴盆边沿的那把小刀。她可以清晰地看到那是一把弯月形的小刀，散发着迷人的银光。

真是一把漂亮的刀。

方晓星看到自己仿佛不胜怜惜伸出手拿起小刀，她并没有急于把小刀锋利的刀刃凑向自己雪白的手腕，而是把弯月形的小刀送到了自己丰润的唇前，她轻轻地吻着小刀银光闪闪的锋面，有一会儿，她想，这把美丽的小刀多像一个漂亮男孩的眼睛呀。紧接着她的嘴巴里出现了一股子淡淡的咸味，她知道这是自己美丽的嘴唇被迷人的利刃割出血了。她咽了一口咸涩的唾沫，把小刀从自己的唇前移到手腕上。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他们把它叫做腕动脉，她把小刀用力切下去，这样她便看到自己的手腕上裂开了一道古怪的口子，像一个婴儿张开了红红的嘴，从那张小小的婴儿嘴里，红得发黑的血液像一串成熟的葡萄，咕嘟咕嘟地冒了出来。血葡萄很快蔓延到了浴缸里，水在慢慢变红的同时越来越粘稠，现在，方晓星感到自己不是躺在一只浴缸里，而是陷入到一片沼泽之中了。她笑了起来，因为她感觉不到疼痛。

然而就在这时，她看到浴室的墙壁突然坍塌了下来。那是

一种不同寻常的坍塌，像阳光下的冰激凌，缓慢而不可阻挡；紧接着她看到了冲锋枪乌黑的枪管，她认识那种被称作“56-1”式的冲锋枪，军训时教官曾不厌其烦地教过她们，如何把枪分解成一堆油腻腻的部件，然后，年轻的教官蒙上了他自己的眼睛，不到一分钟，那些油腻腻的金属便在蒙着眼的教官手中重新变成了一支乌黑的武器。现在，那支冲锋枪开始射击了，没有枪声，方晓星只能看到自己健康而美丽的躯体像一个摆放在商店落地橱窗里的裸体塑料模特，在暴雨般的枪弹中变得千疮百孔……

他们终于开枪了。方晓星在一种深切的忧伤中醒来，是的，她感觉到的不是恐惧而是忧伤，在梦中流出的泪水滑过她的脸庞，渗入她的唇齿之间。她抓过床头做成一个企鹅形状的报时钟，把企鹅尖尖的鼻子往右转，钟面上立即亮起了一圈绿色的莹光。清晨六点二十分，方晓星使劲晃了晃脑袋，慢慢坐了起来。

同宿舍的几个女生仍在酣睡，方晓星没有惊醒她们。她摸索着穿上一套“阿迪达斯”运动套衫，又穿上了轻便的“耐克”跑鞋，轻手轻脚地拉开房门，穿过狭长的甬道，离开女生宿舍楼之后，她朝着操场慢慢地跑了过去。

也许是大学即将毕业，而自己即将涉入纷纭动荡的尘世……黑色炭渣铺成的跑道在方晓星的脚下有一种柔软的感觉，仿佛跑道也因为吸足了露水而变得鲜润。方晓星一边奔跑一边试图说服自己：最近几天，连续出现在梦境中的被追杀以及自杀场面，也许是由于自己即将离开大学校园而致。那些稀奇古怪的梦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她慢慢加快了奔跑速度，渐渐感到自己年轻的躯体开始出汗，从领口散发出一股子好闻的、



热烘烘的少女气息。

然而，尽管方晓星试图用自己浅显的心理学知识说服自己，她仍然感到非常不安，仿佛她担心在跑道转弯的地方会突然出现一个水洼，等到她发现自己一脚踏进那个水洼时，浑浊的泥水已经打湿了她漂亮的跑鞋。

方晓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准备最后再跑两圈。这一次她尽了全力，她热爱那种奔跑到极限后突然出现的空灵之感。几分钟后，她体会到了那种骤然从大地上飘飞起来的感觉，胸闷、气短骤然消失，她像一只头脑空空的小鸟，只要一扬双臂，她就能飞到白杨树后那一轮渐渐升起的朝阳中去。

然而让她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就在达到极限的一瞬，她的眼前再次出现了幻觉，她看到无数的子弹像纷飞的蝗虫，铺天盖地飞向一辆黑色的“奥迪”轿车。她看到轿车的玻璃像一张突然被抽去了支架的画布般坍塌下来，紧接着她看到了血，像一朵朵被风吹落的三角梅，凌乱地镶嵌在一地晶亮晶亮的碎玻璃之中。

“不——”她大声地叫了起来，她想，天已经亮了，绝不允许那些来历不明的梦延续下去。她的叫声惊动了其他几个晨跑的学生，他们只是简单地看了她一眼，便越过她的身侧，继续向前跑去。

2

清晨六点二十分，方耀明副市长像时钟本身一样准确地从他书房的床上醒了过来。他没有丝毫的迟疑便从床上坐起。抓起睡袍披到肩上的同时，方副市长从床头柜上的烟盒里

抽出一支烟，点燃后深深地吸了一口。

早起，多走路，这是四十八岁的方耀明从大学时代就养成的习惯。他在宽大的书房里来回踱了几圈，一边抽烟，同时便把今天要做的工作在脑子里整理了一遍。上午九点，包括自己和分管基本建设的副市长冯至诚在内，市委、政府的主要领导将与省纪委派来的工作组进行座谈。这是一件大事，方耀明很清楚，名为座谈，事实上是让自己和冯至诚面对面地说清那6000万元城建贴息贷款的使用情况。对这6000万元贴息贷款，方耀明相信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尽管自己分管金融，可冯至诚的手也伸得太长了。如果工作组的人能够客观地对这件事情做出评价，对冯至诚而言很可能是一记致命的打击。

华阳市政府的换届选举工作将于明年三月进行，如果冯至诚说不清那6000万的去向……方耀明掐灭了香烟，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感到心情约略有些沉重，却又充满了奋力一搏的冲动。昨天夜里他已经拿定了主意，就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他准备抛出手中与冯至诚有关的、最重要的材料。官场如战场，既然战机已经来临，就必须集中火力，彻底摧毁对手。

七点二十分，沐浴后换上了一件白色衬衣，并且仔细地打上了一条蔚青色宽幅领带的方耀明副市长走出洗漱间，再次出现在书房里，他打开宽大的书桌右边的第一格抽屉，找出一把毫不起眼的小钥匙。他拿着那把小钥匙走到书柜前，拉开柜门，用小钥匙打开了书柜内部的一个小抽屉。他从小抽屉里拿出一个普普通通的牛皮纸封面工作手册，塞进了自己的公文包。

七点三十分，方耀明一手拎起公文包，一手随意地整了整



领带,迈步走出了书房。穿过宽大的客厅时,方耀明侧脸看了看侧对着书房的主卧室。主卧室的房门紧闭着,梅影仍在酣睡。一想到梅影散乱着头发,裹着一件白色红花的睡袍,像一张揉得皱巴巴的黑白照片一般蜷缩在阔大的双人床上,方耀明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梅影今年只有三十四岁,原来是华阳市话剧团的演员,七年前,她成了时任华阳市人民银行行长的方耀明的夫人。

年轻的继母导致方耀明和女儿方晓星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隔阂。

方耀明并没有在客厅里停下脚步,而是径直向房门走去。他有太多的事情需要认真去做,尽管对女儿怀有一份若有若无的歉疚,但他不可能把时间花在调和女儿和继母的关系上。更何况,自己与梅影的关系也每况愈下,他们分房居住差不多已经整整两年了,性生活每月顶多只有一次,而且总是草草收兵……当然,这些家事是没人知道的,就连他的女儿方晓星,也不可能知道父亲与继母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

想到梅影,方耀明不可避免地再次想到了冯至诚,他不动声色地咬了咬牙关。

再过一个月,晓星就要毕业了,方耀明已经通过关系,把学新闻的晓星安排到了省报工作。这应该是一个让晓星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位置。

每个工作日,从市委、政府领导居住的“金星小区”步行二十五分钟到市府上班,这也是方副市长多年来养成的习惯。方副市长的这一习惯甚至短暂地影响了其他几位领导,然而其他人最多坚持了一个月便放弃了,而方副市长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因为这本来就是他的习惯。

身着制服，站在小区镀铬金属伸缩大门前的保安微微欠身，向方耀明问好：“方副市长早！”方耀明含笑点头，自从搬进“金星小区”以后，每天清晨的问好和作答几乎已成了凝固不变的程式。

方耀明走出小区，沿着绿化得很好的人行道慢慢朝市政府走去。几辆喷吐着废气的轿车从方耀明的身边驶过，使他情不自禁地再次皱起了眉头。他知道那是市府的公务用车，车上坐的却不是市府领导，如果是乘车上班，他们不用这么早离开小区。那些车是送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去学校或幼儿园的。

方耀明夹着公文包不紧不慢地走着，他没有吸烟，他从来不一边走一边吸烟，名牌大学毕业的方耀明拒绝一切恶俗的举动，这在某种程度上，给方耀明在华阳市带来了鹤立鸡群般的孤独感。他从来不打麻将，不进歌舞厅，除了七年前娶了漂亮的话剧演员梅影为妻，他没有任何绯闻。他不止一次听人说过：“要小心方耀明，这个人城府极深，总有一天，他把我们全给卖了，我们还帮着他点钞票哩！”

断断续续地想着这些事，方耀明不易察觉地冷笑了一声，也许就在今天，就有个人要被自己“卖”出去，而他除了替自己点钞票将别无选择！

这时他看到一个年轻而高大的男人迎着自己走了过来。方耀明只是短暂地打量了这个人一眼，突然之间，他的心里泛起了一种约略有些怪异的感觉。当方副市长意识到那是因为这个年轻人大清早却带着长檐太阳帽，因此无法看清他的面容时，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后脑遭到了致命的一击。

他已经永远不可能意识到，就在他与那个戴长檐太阳帽



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时，那个年轻人挥起手中的布包，狠狠地砸到了他的后脑上。

那只布包里一定装着某种来历不明的重物。

就在那一瞬间，他恍恍惚惚地感到已经走到自己身后的年轻人恰到好处又转到了他的身前，他一伸手就迎面扶住了自己。他刚想开口叫上一声什么，他的嘴巴就被年轻人用肩膀捂住了。

方副市长最后看到的是一把弯月形的小刀。他可以感到那把银光闪闪的小刀准确地刺进了自己右边第四根肋骨的骨缝里，然后那把小刀在自己的胸膛里轻轻地跳动了一下，之后，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年轻人消失之后大约五分钟，一名市政府的司机看到方副市长仿佛走累了一般垂首坐在人行道一侧的花台沿上。好心的司机连忙停下轿车，朝方副市长走了过去……

很快，人们就听到那名司机发出一声惊恐万状的呼叫，与此同时，他在方副市长的身体前不知所措地跳动着——那是因为他的鞋底上沾满了从方副市长胸膛里流出来的鲜血。

第二章

1

方晓星从绿城大学的北门走出。

这是一个多云间阴的清晨，苍黄的阳光像一盏 60 瓦的白炽灯，洒落到大街两侧骑着自行车匆匆奔向工作单位的人们头顶，也洒落到绿城大学爬满暗绿色锈迹的雕花围栏上。方晓星双肩背着一只帆布包，因为和《西省日报》的劳务合同已经草签，从上个月中旬开始，方晓星已经在那里开始为期两个月的实习。实习合格之后，《西省日报》将为方晓星办理正式的接收应届大学毕业生手续。

夜里下过一场雨，方晓星踩着人行道上的格子方砖向 171 路公共汽车的站牌走去。她小心地不让自己踩到松动的方砖，以免砖缝里的脏水溅到她的鞋上。她穿的是一条接近纯白的牛仔裤，一双“百事”休闲鞋，一头茂密的黑发用一块白色手绢随随便便地系在脑后。为了保护面部的皮肤不受紫外线的伤害，她戴了一顶长檐无顶的太阳帽。方晓星今年二十二岁，身高 169 厘米，体重 54 公斤，有着一张中国女性传统的鹅蛋型脸庞，端端正正的鼻梁下是一张略显宽大的嘴，但因为她的嘴唇丰满而柔和，再配上左腮上一个浅浅的单酒涡，使她的脸在性感、俏皮中又多了一份羞涩。由于喜欢户外运动，方晓



星不像大多数大学女生那样单薄而纤细，运动员体型使她看起来宛若一棵生机勃勃的小树。她的皮肤不算白却十分有光泽，在这个阳光晦暗不明的清晨，方晓星微黑的肤色似乎比阳光还要明亮。

方晓星站在171路公共汽车的站牌下，等待着公共汽车开来。她可以感觉到所有等车的人都在偷偷地打量着自己，这使她心情愉快，噩梦和幻觉带来的不安消失了。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情不自禁侧脸冲着站在自己侧后方一个穿得干干净净，背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年轻人微微一笑，眼角的余光里，她发现小伙子的脸红了。

也许比别人更多的幸运使我自己都感到不安了吧？有一会儿，方晓星发现自己仍在想着凌晨时分那个与流血和死亡有关的噩梦。有什么可担心的呢？父亲是一个地级市分管金融财政的副市长，从方晓星记事的时候开始，父亲便对自己百依百顺，她从来没有缺过漂亮的衣服和昂贵的化妆品。从上中学时开始，每到假期，父亲便把她送进各种名目的夏令营和冬令营。通过参加夏令营和冬令营，她进过军营，上过战舰，北上雪国，南下宝岛……酷爱户外运动的她十四岁时得到了一辆漂亮的山地自行车，作为考上大学的礼物，父亲不仅送她进了驾驶学校，让她刚满十八岁就取得了汽车和摩托车驾驶证，而且送给她一辆价值不菲的越野型摩托车；除此之外，她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形体训练，而且天生一付充满“磁性”的歌喉……当同学们还在为毕业后的出路奔波时，她已经和本省最大的新闻媒体《西省日报》草签了用工合同……当然，生活中也有不顺心的事，那就是父亲竟然娶了一个只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妻子。她从来没有

叫过梅影“妈”，而是一直叫她“梅姨”。这样的称呼让少年时代的方晓星总感到别扭，觉得后母像是某部五十年代反特电影里的女特务……更让方晓星不顺心的是，眼看大学就要毕业，同班的女生一个个名花有主，却没有一个男生主动追求自己。对这一点，她最好的朋友陈燕是这样评价的：“你知道吗？晓星，你太优秀了，优秀得就像天上的星星，哪个男孩会傻到去摘天上的星星呢？”

走进报社大门时，方晓星把挂在胸前的“摩托罗拉”手机拿出来看了看时间，八点二十分，报社的编辑们要八点半才正式上班。她放慢脚步，故意有些磨磨蹭蹭地走到政文部的办公室前，没想到政文部钱主任和她的指导老师——资深编辑黄黎都已经来了。方晓星乖巧地向钱主任和黄老师问了好，走到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

所有媒体的政文部都是一个大杂烩，这里既有可“直通”省委、省府主要领导的“大腕”记者，也有背景很深，可以根据省里主要领导意图撰写“评论员文章”的政治编辑，当然也有每天埋在稿纸堆里，“为他人作嫁衣裳”，负责编发一些“精神文明结硕果”之类常规稿件的“小编”。方晓星刚打开电脑，办公室就热闹了起来，先是西装穿得笔挺的记者老王匆匆走进来，告诉钱主任某副省长九点整要到某民营企业视察，他得马上走，钱主任刚来得及点了点头，摄影马甲塞得鼓鼓囊囊的记者小马一阵风似地冲了进来，一叠声地宣布省委办公厅胡主任要去郊县看果园，他也得马上走……紧接着分管业务的副总编老孙又打来了电话，叫钱主任马上到他办公室去一下。十分钟后钱主任回到办公桌后坐下，苦着脸向大家宣布：孙副总昨天参加了省委中心组的学习活动，有一个会议纪要，让老钱



根据纪要马上弄一篇理论文章。钱主任说这话的时候虽然苦着脸,可谁都知道他是故意在炫耀,谁不知道,在《西省日报》,政文部钱主任是公认的理论权威呢?

方晓星的脸上始终带着一丝恬静的微笑,不动声色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作。钱主任显然知道方晓星的来头,尽管她的父亲只是西省下属的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可姑且不论方耀明今年只有四十八岁,而且是本省地厅级干部中少有的“专家型领导”,前途不可限量,就算他将来几年里仍然是一个副市长,多认识一个官家多一条路呗。总之,钱主任对方晓星十分关照。他知道如今的年轻人一定喜欢在国际互联网里游游逛逛,因此他安排给方晓星的工作是负责接收通过 INTERNET 向报社政文部投递的电子邮件,不动声色地把部里惟一一台联入公众网的电脑交到了方晓星的手里。方晓星这份工作让三年前分配到《西省日报》,到基层地市记者站“锻炼”了整整两年后才回到政文部,而且至今仍然只能做做校对工作的“师兄”郭力羡慕不已,趁钱主任和其他资深编辑不在办公室的时候,郭力露出一脸含义模糊的讪笑:“小师妹,你可真爽啊,自己不用花一分钱网费,还能用上班时间上网聊天玩游戏。”

方晓星没有理他,这些年来,对类似的讥消或羡慕,她早就已经习惯了。是的,我比你幸运,可只要我没有伤害你就不关你的事!这就是方晓星的逻辑。

2

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方晓星接到好朋友陈燕打来的电话,说是今天逮着大款了。有人请她们吃西餐,饭后还可以带她们

去玩。晓星问请客的人是谁，陈燕立即说道：“你还记得吗？就是我跟你说过好多次的，我哥的同学，来过我们宿舍的，大名鼎鼎的李林枫啊。”

听着陈燕在电话那端炒豆般噼叭作响一鼓作气说出这么长的一句话，方晓星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起来。随着笑声，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李林枫的形象。既然是陈燕哥哥的同学，那么这个叫李林枫的男人今年至少应该有三十岁了，可因为脸盘子长得小，而且不长胡子，这个男人留给方晓星的第一印象顶多只有二十四岁。与其像陈燕说的那样，李林枫在绿城是个能够呼风唤雨的人物，不如说他更像就读于绿城大学的一位硕士研究生。而且李林枫似乎也乐意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学生样。方晓星回忆着李林枫到她们女生宿舍来看陈燕的那个午后，他穿着一套洗得发白的牛仔服，斜斜地靠在下床室友的被垛上，手里拿着陈燕递给他的，盛了半杯水的一只玻璃杯，对着透过窗棂的阳光漫不经心地转动着，一点光斑随即在女生宿舍的墙壁上跳跃起来。他的神态是那样从容而自然，仿佛他不是个比这群小女生整整要大上八九岁的成年男人，而是每天都和她们一起上课、一起玩耍的同班同学。

除了那张娃娃脸以及从容淡泊的表情，“大名鼎鼎”的李林枫并未给方晓星留下什么特别的深刻印象。

然而在陈燕的叙述中，李林枫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秘人物。据说他精通电脑和网络，却并不以技术谋生，他没有自己的公司，不上班也不是靠出售作品为生的艺术家，更重要的是，省内政界，特别是各厅局的负责人以及好些个处室领导都是他的“朋友”，只要李林枫随便打一个电话，在绿城没有他“摆不平”的事情。据说他个人资产超过百万，而包括陈燕的哥



再陈栋在内的，他的老同学们都不知道他究竟靠做什么生意赚钱……方晓星对陈燕把李林枫吹得天花乱坠嗤之以鼻，甚至开了她一句玩笑：“你别是看李林枫还没有结婚，想下嫁给他又怕没面子，才把你计划中的男朋友吹得神乎其神吧？”陈燕撇了撇嘴，好大一会儿没有理睬晓星。晓星知道陈燕是个肚子里藏不住话的人，果然，片刻之后，陈燕把嘴唇凑到方晓星的耳朵边，用“007”系列片里那些女间谍讲话的语调悄声说道：“告诉了你，可别乱说啊，听我哥说，他就是绿城黑社会的黑老大。”

方晓星吃了一惊，本能地把自己的耳朵偏离了陈燕的嘴唇。她斜着眼睛认真地打量着陈燕的表情。陈燕一脸严肃，仿佛真是说出了一个不该说的秘密。方晓星一声轻笑：“就他那样，黑社会？”

这次陈燕真的有些生气了，圆鼓鼓的脸庞上她的小嘴撅了起来：“信不信由你，哼，总之……”

方晓星连忙搂了搂陈燕的肩膀：“好啦好啦，就算相信你说的还不成？哼哼，黑老大，你可要小心了，当心把你卖到外国去当坐台小姐。”

陈燕轻轻把方晓星搭到她肩上的手拿开，目光转过窗外，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无限神往地低声说道：“我才不怕哩！要是真能找个黑道上的大哥做男朋友，那可就真的爽呆了！”

想到这里，方晓星对着手机笑道：“既然是你的大哥请客，我去干嘛呀？灯泡啊？250瓦？”

陈燕在电话那端轻叹了一口气：“我也嫌你碍事呀！可人家点了名要你一起去，如果你不去，我上哪儿蹭吃蹭玩呢？美